蜀山劍俠傳/282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目錄

蜀山劍俠傳

◀上一回

第二八二回　寶氣千重 鬼語啁啾飛黑眚　仙城萬丈 朱霞激灩亘遙空

下一回▶

前文說到金蟬、朱文、石生、錢萊、石完、韋蛟等六人在金石峽後洞之內，將古仙人遺留的天心環、三才圈、玄陰簡得到手內，併爲仙府添出一片噴泉奇景。隨照仙示所說，在洞外設壇，用太清仙法重煉所得諸寶，黎女雲九姑、雲翼姊弟在旁護法。女仙俞巒行時再三叮囑，說所得三寶關係幻波池之行甚大，非經重煉，使與寶主人心靈相合，便不能完全發揮它的威力。可是此寶乃天府奇珍，煉到快收功時，精光寶氣上燭重霄，雖有仙法禁制，也難遮蔽，一被異派妖邪發現，必定羣起劫奪。壇上六人正當緊要關頭，不能分身，九姑姊弟必須留意戒備。俞巒如果能夠期前趕到，或者無妨；一個不巧回得稍晚，非但功敗垂成，還要毀損靈景。九姑姊弟既感金、石諸人救命之恩，加以心向正教，意欲立功自薦，覺着事難責重，日夜留心，眼看功成七八，並無異兆，俞巒也未回來，所說期限已經過去，方覺言之過甚。這日夜間，忽見三寶同懸壇上，突然寶光大盛。忙又趕往峽外飛空一看，寶光已和彩虹也似，照耀天中，下面禁法竟掩它不住。方在驚疑，先是東南方暗雲之中飛來一片紅雲，萬點火星，其疾如電，晃眼便已鄰近。剛看出那是昔年曾與恩師黎母鬥法三日未分勝負，後被同道勸和的南海著名妖仙翼人耿鯤，慌不迭便往峽中趕回，欲借禁法和埋伏的法寶暫爲抵禦。不料兩姊弟未到峽口，西南、西北兩方又傳來兩種異聲：一是卿卿啾啾，鬼語如潮；一是厲聲轟嘯，尖銳刺耳。由極遠處劃空而至，毫不間斷。三起來勢全都神速猛惡已極，聲纔入耳，晃眼飛近。耿鯤更是當先飛到，相隔也就百十里路，彈指即至。

九姑知道後來兩起妖人中有一個乃澎湖島海心礁禁閉多年，近年方始出世的妖孽惡鬼子仇魄。前年偶往海外訪友，曾見他在一個無人荒島之上殘殺生靈，玄功變化，邪法高強。幸虧老遠發現邪氣，身形已隱，先有戒備，否則難逃毒爪。就這樣，九姑仍被他驚覺發現，飛身追來，揚手便是大蓬七煞黑眚絲，暴雨一般飛出，天空立被佈滿，差一點即被擒去，休想活命。總算命不該絕，九姑見勢不佳，立用聲東擊西之策，故意放出幻影，朝前飛遁，略現即隱，人卻往相反方向逃走，纔免於難。後來九姑回望妖孽似上當激怒，滿空亂放黑眚絲，身子也隨同滿空追逐，直似一片廣約千百畝的黑雲黑網，罩向海面之上，連天都被遮黑，最近時追離自己祇數十丈遠近。雖是無的放矢，途向不對，未被追上，那動作之快，生平尚是初次見到，端的神速無比。這兩妖孽已是萬分難鬥，那另一個還不知是何強敵，想必也非尋常。不由心膽皆寒，急匆匆閃進峽口，三起妖邪已相繼飛來。九姑心想：「惡鬼子仇魄飛行神速，照例人隨聲到，也許還要趕在耿鯤和另一妖邪的前面。」哪知仍是耿鯤和另一妖邪先到，兩下裏差不多。先是一個身材高大，脅生雙翅，各有丈許來寬，由翅尖上射出千萬點火星銀雨的怪人，宛如銀河瀉天，火雨流空，電馳一般飛來。到了金石峽上空，揚手先是大蓬火雨，夾着風雷之聲，往那寶光涌處射下，意似試探有無埋伏。火星剛一爆炸，下面禁制立被觸動，千百丈方圓一片祥霞突然湧現。

耿鯤原因上次在南海上空遇見淩雲鳳師徒，因記峨眉派舊仇，欲上前加害。不料弄巧反拙，被申屠宏、李洪等師徒飛來，結果敵人一個未傷，耿鯤的一粒內丹反被古神鳩巧計奪去。如非長於玄功變化，用三根翎毛化成替身，隱形遁去，命都難保。事後想起，自己素來強傲，縱橫于東南兩海，多少有名望的海外散仙俱都不敢輕視自己，不料自向寶相夫人尋仇，東海一敗，由此走了背運，連遭失利。兩翅上煉作化身的十八根長翎竟損失了一半以上，又將數百年苦功煉成的內丹元珠失去，並還敗於幾個無名後輩之手，怎能不恨。耿鯤越想越難受，立志報復。心想：「峨眉派諸長老和乙、淩等強敵，暫時自然無奈他何，即便尋去，也非敵手。殺死幾個峨眉後輩，總還容易。」於是煉了一件法寶，徑來中土。本是相機尋仇，遇上仇人門下，立施毒手，殺得一個是一個。這時峨眉諸弟子各在四處行道，耿鯤邪法甚強，祇有限數人還能抵擋一陣，多半遇上休想逃命，本是危險已極。總算峨眉氣運昌隆，耿鯤因自己身具異相，如往人間尋訪，一則費事，再則引起俗人驚怪，輾轉傳說，反使對方驚覺。心想：「自己目力素強，能夠查見千百里外人物。敵人空中來往，老遠便能發現。不如在離峨眉兩千里內，尋一高山隱形守伺，發現敵蹤，便可追截。這樣既可報仇，還免打草驚蛇。」主意打定，剛選好了隱伏之處，祇待半日，忽見寶氣上昇，映照天心，先祇當是埋藏土中的至寶奇珍。趕到當地仔細一

看，下面雖是林莽縱橫，寶光起處那一片卻是空的，情知有異。立發妖火試探，果將禁法觸動，纔知下面有人煉寶，所用禁制正是峨眉仙法，不由又急又怒。耿鯤知道禁制神妙，暫時攻它不破。又不知敵人深淺，連敗之餘，儘管切齒痛恨，怒發如狂，驚弓之鳥，終有戒心。剛剛飛身而起，意欲發火攻打，查明瞭虛實，再以全力進攻，忽聽異聲鄰近。他想起來時曾見西南、西北兩方遙空中各有黑影異聲飛來，勢甚迅速，想必也是對方仇敵乘機來此劫奪。同仇原好，不過這類妖邪，比自己還要兇狠心貪，莫被他們撿了現成，坐收漁人之利。看敵人禁法如此神妙，必非弱者。何不暫緩一步，容他們先行發難，自己相機下手，報仇之外，法寶也要到手，纔合心意。

耿鯤念頭纔動，那由西北方來的大片綠雲，已擁着好些惡鬼頭的影子，都是白骨猙獰，奇形怪狀，面如死灰，利齒森列，一雙雙豆大凶睛碧光閃閃，一路浮沉翻滾，鋪天蓋地而來。身後一個身材高瘦，相貌猙獰，裸臂赤足，手持一個上畫人頭白骨錘的妖人，也已飛近。想是看出下有禁網，一到便把手一揮，那千百鬼頭便隨着大片綠雲展布開來，將整座金石峽一齊籠罩在內。立時異聲大作，如泣如訴，鬼語如潮，鬼聲淒厲，令人聞之心神皆悸。這時整座金石峽均有祥霞籠罩，上面再加上大片綠雲，中雜無數惡鬼頭，時上時下，浮沉往來。再上層，又有一個脅生雙翅的怪人，帶着大片銀光火星，凌空飛翔，上下相映，頓成奇觀。耿鯤認出那妖人乃是昔年在東海居羅島神尼心如手下慘敗漏網的天惡真人談嘻。彼時自己也曾在場，因見佛法厲害，知難而退，不曾動手。但是主持約去與心如鬥法的九烈神君，曾爲此人引見，有過一面之緣，本來相識，多年未見，不料在此相遇。耿鯤暗想：「彼此同仇，又是熟人，這廝不特視若無睹，並且一到便施殺手，來勢猛急，自己如非飛昇得快，差一點沒被妖雲裹住，雖然無害，情實可惡。尤其那惡鬼呼魂的邪法，似連自己也算在其內，毫不留情，有的還在哭喊自己姓名。這類邪法最爲陰毒，全由行法人心靈主持，同道在場，並非不能避免。照此形勢，談嘻分明又貪又狠，目中無人，雖未公然爲敵，竟想冷不防搞陰謀暗算，就便連自己元神也攝了去。自己如非擅長玄功，又是內行，心神微一搖動，便即鎮定，幾遭暗算。」耿鯤性如烈火，見對方這等兇橫，毫無情面，立被激怒。剛怒喝得一聲：「談道友，認得我麼？」談嘻陰沉沉獰笑了一聲，更不發話，把手一指，立有數十百個惡鬼頭，帶着一股綠氣，一窩蜂由下面飛起，哭喊着「耿鯤來呀」的鬼嘯，飛擁上來。耿鯤見對方一言未答，竟施毒手，不由怒火上撞，怒嘯一聲，身形一晃，真身立隱。同時用一根長翎化成一個替身，迎上前去，與惡鬼頭鬥在一起。本身一面施展隨身法寶，一面朝談嘻隱形撲去。耿鯤煉就獨門玄功，擅長隱形飛遁，長翎化身照樣能顯神通，發出大片火星銀雨，閃變神速，敵人決難看出。

談嘻自從居羅島一敗，逃回陰山妖窟以後，因所煉三尸元神被心如神尼與屠龍師太師徒二人連斬其二，始而心膽皆寒，一連隱藏了一個多甲子，不敢出頭。後將妖書陰魂祕籙煉成，自恃邪法，重又驕狂起來。他這次本是想尋屠龍師太報仇，又恐不敵，欲尋妖屍谷辰商議，與之合謀。碰巧由老遠天空發現寶光來此，一見耿鯤已經先到，想起以前同受九烈神君夫婦之託，往尋神尼心如鬥法，約定同時下手，不料自己心粗性急，先行動手，結果九烈夫婦與自己同遭慘敗，惟獨耿鯤狡猾，不戰而退。彼時他若上前助戰，自己三尸元神決不會被佛家降魔慧光罩住，葬送其二。談嘻懷恨多年，早想遇機報復，祇爲對方也非弱者，惟恐弄巧成拙，未敢冒失。新近剛把惡鬼呼魂大法煉成，恰在這裏相遇，想起前恨，分外眼紅。祇爲多年未見，深淺難知，意欲暗中下手一試，成功更好，不成，再相機行事，以免冒失，在妖人自己還覺忍讓，誰知近年正邪各派都是人才輩出，尤其許多後起之秀不是好惹。便耿鯤多年未見，法力也已增高。談嘻初次出山，還不知道輕重利害，耿鯤隱遁變化時，竟未發現。見由下面分出來的百餘個鬼頭擁上前去，耿鯤已在數十丈碧雲邪氣包圍之中，周身火星亂爆，飛射如雨，竟似不能衝出重圍；但是惡鬼呼魂，連聲哭嘯，心神又似未受搖動。談嘻心方奇怪，元神忽生警兆，未暇尋思，綠雲中的千百個惡鬼頭忽然同聲慘號，滿空火星銀雨飛射中，全數炸成粉碎。原來耿鯤身上翎毛，根根俱有妙用，立意要給對頭一個厲害。先把身一抖，那鳥毛立似暴雨一般，朝衆惡鬼飛去，趁其張口哭喊之際，投入口內，然後施威，化爲火星爆發。這些都是兩翅羽毛煉成，比針還細，又經行法隱蔽，鬼頭均是兇魂煉成，全仗邪法主持，如何得知。妖人注視仇敵假身，再一分神，稍微疏忽，那經過數十年苦煉而成的妖雲惡鬼，立被炸成粉碎。當時心神大震，元氣也受好些損耗。方自激怒，猛又瞥見空中鬼頭也被消滅，敵人不見，卻化爲一道三丈來長亮若銀電的火光，從對面射將過來。談嘻正忙行法抵禦間，忽然腦後風生，耳聽頭上有人大喝：「無知妖孽，教你知我耿鯤厲害！」同時眼前一亮，耿鯤兩翅橫張，腳上頭下，翅尖上火星銀雨密如飛蝗，已經凌空下擊，離頭不遠，全身業被兩翅風力裹住，火星也打到了身上。如非應變尚快，先飛起一片綠雲將身護住，早已不保。就這樣，仍是受傷不輕，附身邪氣差一點沒被震散。不由大驚，一聲怒吼，化爲一道暗綠光華，破空便逃。

耿鯤性烈心兇，又知對頭邪法頗高，此舉驟出不意，方得將計就計，破了邪法。如不就此除去，將來又是強敵後患，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猛追上去。談嘻因對頭追迫太緊，空有一身邪法，竟無所施。正在心慌忙亂，猛聽一聲厲嘯，由斜刺裏飛來一片黑光，將二人隔斷。同時上空也是黑色光網布滿，像天幕一般飛壓下來。二妖人看出這是千萬年前海底陰煞之氣積煉的七煞黑眚絲，知道厲害，又被來人佔了先機，急切間無法與之對抗。祇得隨同飛墮，想往橫裏飛去，避開來勢，再與對敵。誰知來人準備嚴密，未容旁

遁，滿空黑眚絲已朝四邊飛降，其勢比電還快。這一來，宛如一面奇大無比的密網，反兜過來，連人帶金石峽一帶全被罩住。二妖人驚急之下，正在戒備，怪聲已自空飛墮，落下一個形如鬼怪的妖人。定睛一看，來人高祇四尺，瘦骨嶙峋，其形如猴，通身漆黑，被一片薄如蟬翼的黑色妖光緊裹身上，好似未穿衣服。來人一到，便止住二妖人，咧着一張闊口笑道：「敵人一個未見，自家人打些甚麼？休看裏面雖是幾個無名後輩，他們人多勢衆，又有傳音告急之寶和一些老鬼相助。事貴神速，一個不巧，偷雞不着蝕把米，豈不冤枉？並非小看你們，連我仇魄一起算上，他們祇要把那幾個老鬼招來，就算能敵，得手也是萬難。適見心形寶光，不知是否昔年枯竹老鬼曾經用過的天心環？此寶於我大有用處，特地趕來。如肯聽勸，便請旁觀，由我一人下手。得到以後，我只要這兩件心形法寶，下餘四件由你二人平分，豈不是好？你們真要火併，便請一旁鬥去，免誤我事，還教敵人笑話。」說時，早把手一揚，那下垂至地的妖網立時兩邊向上張起，意似好心相勸，並無敵意。

談嘻雖然痛恨耿鯤，但上來便慘敗，覺出敵人功力較前更深，雖然受傷失寶是由於疏忽，便是明敵，恐怕也難佔上風。本就有些膽怯，再聽後來妖人竟是前被極樂真人禁閉在澎湖島海心礁二百多年的惡鬼子仇魄，越發心驚。知道此人是有名的笑面虎，素來一意孤行，遇事專斷，開頭總是一張笑臉，稍有違忤，立遭毒手，端的兇橫已極。邪法又高，生平祇敗在長眉真人與極樂真人手下兩次，誰也不是他的對手。再聽所說，也頗有理，方想開口應諾。耿鯤性如烈火，寧折不彎，又仗恃煉就玄功化身，素不向人低頭。祇因驟出不意，身在妖網籠罩之下，急切間難於還攻，化身長翎又所餘無多，不捨輕用，祇好強忍怒火，一面靜聽，相機應付。及聽對方雖似不存敵意，但那言動神情十分狂傲，本要發作。繼一想：「久聞此人翻臉無情，最是厲害，但敵人設有太清仙法禁制，不是邪法所能即時攻破，祇有自己所煉純陰之火或者有效。樂得坐山觀虎鬥，看他口出大言，到底有何功力。」但耿鯤又不甘就此示弱，冷笑一聲，答道：「道友解圍，雖是好意，我也頗願領受，無如我生平不願無功受祿。還有談嘻老賊，以前也曾有過一面之交，適纔無故欺人，你也想必看見。既以取寶復仇爲重，容他暫活些時無妨。但我平生不願借助朋友，好在敵人縮頭未出，虛實難知，萬一人多，你一人兼顧也較費事，最好同時下手。成功之後，所得法寶如何分配，悉隨尊意。我只取那幾個仇敵性命如何？」仇魄見耿鯤答話，本瞪着一雙兇睛，在旁靜聽，見對方辭色高亢，也似要將發作，及聽到末兩句，方始又現笑容。回顧談嘻笑問：「你意如何？」談嘻先前本想就便恭維幾句，不料耿鯤已先開口，當着對頭，自不便話說太軟。忙笑答道：「道友美意勸解，自應遵命。我與這廝仇怨已深，事完我再尋他。天心環應爲道友所有，不必說了。下餘法寶，道友既不願要，我和這廝各憑法力，誰取得，便算誰的好了。」話未說完，仇魄已不耐煩，

冷笑道：「你兩個都要動手麼？既不願享現成，請各自便，各行其是也好。如再火併，卻休怪我不講情面。」說罷，人影一晃，連滿空妖網一齊失蹤。

耿鯤天生神目，竟未看出去向，纔知對方果然名不虛傳，看這情勢，也許另有通行之法，或用地遁入內。自己此行固然志在報仇，但那幾件法寶也頗重要，如被捷足先登，豈不可惜？還要丟人。不禁又驚又急，也不再理談嘻，大喝：「峨眉鼠輩，速出納命！」連喊兩聲，無人答應。重又飛起，兩翼一振，翅尖上火雨銀星，立似暴雨一般，朝對面彩光層中射去。談嘻看出耿鯤施展全力向前猛攻，惡鬼呼魂之法又爲所破，不曾用上。自己所仗祇有兩件法寶，惟恐落後，也由囊中取出一件上畫鬼頭，大約尺許的鐵盾，將手一晃，鬼頭七竅中便射出七股綠光，噴泉火花一般由側猛衝。耿鯤和談嘻一左一右，各自施爲，那五彩祥霞卻將金石峽籠罩得風雨不透。二妖一連攻打了二日，仇魄始終未見，也不知攻入沒有。內中耿鯤更是情急，見火星打到祥霞之上，紛紛爆炸，枉自激射起千層霞影，電旋星飛，一毫也攻不進，打了多時，仍是原樣未動。一時性急，咬牙切齒，把心一橫，拼捨一根救命長翎，將左翼一抖，立有一道紅光似朱虹電射般朝對面祥霞中衝去。到了祥霞外層，突然爆炸，驚天動地一聲大震，祥霞被衝開一洞。眼看光雲飛涌，快要合攏，耿鯤更不怠慢，將身一閃，通身齊發烈火，銀芒四射，電一般急，跟蹤往裏衝去。這一來，果然衝進重圍，到了峽內，落地一看，身外祥霞已經合攏。面前人影一閃即隱，耳聽仇魄哈哈笑道：「你果然還有一點門道，等將法寶取得，決不令你空手回去。」聽到未句，聲音似已入地。耿鯤纔知仇魄竟是隱藏身後，等自己衝破外層堅陣，立即跟蹤飛入。自己毀了一根珍如性命的長翎，卻讓對方撿了現成，再想起先聽狂言，如何不怒，怒吼得一聲，想要喝問。隨聽仇魄笑道：「你休以爲我取巧，實則我破敵人禁制較難，惟恐曠日持久；雖略沾光，你們也有益處，省力不少。我一到裏面，便能將他頭層禁制破去，免得又生變化，不信你看。此事你我只算扯平。敵人埋伏並不止這一關，有甚法力，你們各自施爲便了。」說時，一片黑光突然向上飛起，祇聽叭的一聲大震，那籠罩峽上的祥霞立被震破，一閃不見，黑光也已隱去。仇魄語聲時遠時近，時上時下，急切間不知何意。

耿鯤祇得忍氣朝前一看，當地正是峽中玉牌坊前面的大片平地。敵人法壇設在前面，大隻三丈，被一幢金光似一口大鐘將壇罩住。前面不遠，是一座玉石牌坊，下面立着昔年在黎母山見過的雲九姑姊弟，其面上神情似頗緊張，周身均有青光防護，也不過來對敵。耿鯤料知坊下必有埋伏，正待發話前進，忽見談嘻手持妖盾，自空飛墮。本朝法壇撲去，盾上七道綠光剛射向下面，九姑忽把手一揚，立有一片紅光火龍也似飛起，將談嘻敵住。耿鯤見雲翼手掐靈訣，目注自己，又看出那紅光十分強烈。情知壇上敵人此時還不出鬥，

祇憑九姑姊弟抵禦，必是功候將要完成，不能鬆懈。太清禁網雖被破去一層，護壇金光卻難攻破，所設埋伏必非尋常。既恐敵人煉到火候，一齊出敵，所煉法寶將與心靈相合，無法奪取，又防仇魄詭計多端，乘機下手，暗中將寶奪去。於是怒吼一聲，又發出大量火雨銀星，朝前猛衝。剛到牌坊前面，忽又飛起一片紅霞，內中一束刀形白光射出萬道毫光，飛舞而來，擋在前面，休想衝過。耿鯤正鬥之間，側顧談嘻，祇見他一面用妖盾敵住紅光，一面揚手發出一團團的綠光，出手便即爆炸，紅光立被盪開了些。談嘻越發得意，便將綠光連珠發出，霹靂之聲震得天搖地動，知是所煉陰雷。眼前同道中，軒轅法王、九烈神君而外，祇他陰雷厲害。眼看紅光連受激盪，似已不支，敵人面帶驚惶之色。耿鯤自己爲敵人寶光所阻，急切間竟難前進，相形之下，自覺難堪。厲聲喝道：「無知賤婢、狗道，你師父尚且不行，螳臂如何擋車？快快降服，放我過去，取那峨眉小輩狗命，還可饒你們不死；否則，我一伸手，你們全成粉碎，悔之無及了。」隨說，張口一噴，立有三團形如連環的銀色火球，亮晶晶懸向牌坊前面，不住流轉閃動。

九姑先見一下來了三個強敵，本就驚惶。後見太清禁制神妙，到第二日尚無一人攻進，心方略定。不料敵人已破禁而入，援兵不到，更加愁急。起初原定事到急時，便由錢萊持了金、石諸人的幾件至寶出敵，這樣可好一些。誰知金、石諸人若無其事，同在最後一層禁光防護之下一心煉寶，連法寶飛劍均未放出。這等厲害強敵，憑自己姊弟和俞巒所留的兩件法寶及禁制埋伏，決非敵手。哪知壇上金、石諸人已早有人指教，所煉法寶關係太重，非得煉完，不能鬆懈。法壇之下，又經事前暗設禁制，加上石完獨門仙法防禦，壇底四外均被靈石仙劍護住，多高法力的妖人也難侵入。

九姑姊弟不知底細，如何不急。正在愁慮，紅光已被談嘻陰雷衝蕩，相形見絀。耿鯤又噴出三團連環銀光。兩人知道此寶乃耿鯤用數百年苦功，聚斂月魄寒精煉成，昔年與恩師黎母鬥法，曾經見過，剛一出現，便被人勸住，不曾發揮威力。嗣後聽說此寶威力大得驚人，一經爆炸，方圓數百里內山崩地陷，奇冷無比，所有生物全數毀滅，不震成粉碎，也都凍成堅冰，休想活命。不過耿鯤性雖兇橫，對於人類，若不侵犯他，還不肯輕易殺害。此寶又是發易收難，用後必有損耗，元氣也連帶受傷。爲防氣性暴烈，一向深藏海底巢穴之內，輕易不帶出來。彼時功力尚淺，光大如杯，已有那麼厲害，何況現在加大了好幾倍，並由口中噴出，足見功候完成，收發由心。照着昔年所聞，即便金、石諸人能耐奇冷，自己決不能當。這麼好一片仙山靈境，也必化爲死域。越想越發心驚膽寒，祇得硬着頭皮，強笑答道：「耿道友，我知你九天寒魄珠的厲害，但是此寶一發，要傷無數生靈，這裏諸位道友與你無仇無怨，何苦造此大孽？徒傷生靈，於事無補，你還討不了好去。」耿鯤大怒，喝道：「賤婢，你敢出言頂撞？峨眉師徒老少皆我仇敵，

祇要肯獻出法寶，跪下納命，聽我處死，還可保得元神去轉輪迴，免傷這幾百里內的生靈。」

此時二人忽聽空中有人說道：「大哥，你看這扁毛畜生和那妖孽多狂，不給他們點厲害，也不知天高地厚。我先把他噴的三個水泡收去，你去殺那妖孽如何？」九姑方想：「此是何人？聲如嬰兒，說出這等大話？」猛瞥見陰雷連聲爆炸之下，紅光已擋它不住。談嘻正持妖盾開路，朝牌坊下衝來，祇要把第二道禁網衝破，便能深入法壇之下，豈不又多一層危險？心正着慌。同時耿鯤也聞得陰雷爆炸聲中，空中有兩個幼童對答，語聲雖細，聽去十分清晰，並還離頭不遠。心雖忿怒，因見談嘻已快衝破敵人禁網，不暇兼顧，一時驕敵，妄想把話說完便發寶珠，連敵人帶談嘻一齊炸成粉碎。剛把頭上人末一句話聽完，猛瞥見一片銀光擁着一個形如初生嬰孩的小人突然出現。那小人高還不到二尺，生得身白如玉，頭綰抓髻，短髮斜披，穿着一身粉紅色的短衣短褲，赤足芒鞋。兩肩後各插着一口金光閃閃的寶劍，長纔八九寸。相貌甚是英悍，身材雖似初生數月的嬰童，但是神情老練，動作如電。剛出現，纔瞥得一眼，一片淡薄得幾非目力所能分辨的水煙已經隨同飛起，一下便將空中三團銀光網住，刺空飛去，一閃不見。

耿鯤不由大驚，急怒交加之下，同時又瞥見數十百丈一道金霞連同一道形如火龍的紅光後面，有一粉面朱脣，與前見嬰童差不多的道裝小人，隨同自空飛墮。耳聽談嘻慘叫了一聲，百忙中也未看清。心痛至寶，不暇旁顧，立即展翼追去。這原是瞬息間事，剛一飛起，就這轉身一瞥之間，兩口金劍忽由小人去路迎面飛來，看去長纔七八寸，但與尋常劍光大不相同，直似兩口小劍對面射來，劍鋒精光奇亮，來勢又快，突然出現，一任精通玄功變化，驟不及防，連轉念工夫都不容。敵人更似深知自己來歷虛實，雙劍竟朝兩翼左右分射，正是翅根與肉身相接之處。乍見不知厲害，全身又有火光環繞，微一疏忽，劍已由千重火星銀雨中穿進，猛覺奇熱如焚。耿鯤知道不妙，慌不迭再用玄功變化飛遁，已是無及。總算功力尚高，飛遁得快，未將兩翅齊根斬斷。但內中一劍已穿翅而過，另一劍又將長翎斬斷了三根，差一點便非全數斬斷不可。劍鋒過處，當時全身發熱。這一驚真非小可。暗忖：「是何仙劍如此厲害？」方運真氣抵禦，金劍已撤回。小人又在前面空中現身，拍手笑罵：「你這扁毛畜生！我師父那年在北海容你漏網，你不做縮頭烏龜，又來人前現眼。今日可知厲害？」耿鯤性最暴烈，見這小人既非精怪修成，又不是甚道家元嬰，自己枉自修道多年，竟看不出他的來路。生平不曾受過這等重傷，又是偶然疏忽，致遭暗算。不由怒急心昏，更不尋思，咬牙切齒，強耐傷痛，二次飛身追去。並由兩翅上發出大量火星，欲將當地高空佈滿。敵人隱遁多妙；祇要挨近，立時警覺，便可用玄功變化，身外化身，隱形追上，冷不防猛下毒手，報仇雪恨。耿鯤正在尋

思，金劍忽由斜刺裏飛來，如不是預有戒心，差一點又受傷不輕。等往旁追，人劍同隱，晃眼又在前面出現。妙在越來越高，老在火星層上，空灑了一天的火雨銀星，竟是無奈他何。似這樣，時左時右，隱現無常，逗得耿鯤怒發如狂。又見小人除卻隱遁神妙，詭詐非常而外，似無他長。金劍雖頗厲害，祇要事前防備，也難再傷自己，如能追上，立可報仇。便不顧命一般朝前追去，越追越急，不由追出老遠。這且不提。

另一面，九姑原因耿鯤厲害，一面指揮紅光去敵談嘻，一面回頭答話，不料微一疏神，紅光竟被盪開，不由大驚。方想抵禦，祇見數十百丈金霞連同一道火龍，已自空中突然飛射而下。妖人驟不及防，先喫金霞罩住，欲逃無及。火龍也便飛到，環身一繞，立時煙消火散，連人帶陰雷一起消滅。緊跟着飛下一個羽衣星冠，赤足芒鞋，背插尺許長的單劍，生得粉妝玉琢，形似童嬰的道裝小人。九姑素來謙和，祇當是前輩仙人元嬰神遊相助，忙同雲翼下拜。幼童連忙避開，笑道：「貧道是李健，二位道友不必多禮，還有強敵未除呢。」隨說，揚手又飛起一團銀光，出時甚快一輪初生明月，約有丈許方圓，懸向空際，徐徐轉動，光並不強，但是銀霞閃爍，寒輝四射，照得山石林木全變成了銀色。緊跟着，光中現出一條黑影，正是妖人惡鬼子仇魄，看光中所現景象，似由地底剛剛衝出，想要逃遁神氣。九姑知道妖孽厲害，性又兇狡剛愎，如被逃走，從此多事，永無寧日。又始終認定來的這兩個小人是天仙一流人物，忙喊：「李道長，留意妖孽逃走。」

李健原奉極樂真人之命而來，知道仇魄擅長玄功變化，動作如電，那幢銀光便是專破隱形至寶。仇魄也是惡貫滿盈，恃強太甚，先想由地底穿入法臺，冷不防奪取天心環，就便能傷人更好，否則便由地底遁回山去，不料法臺四圍底層均有防備。仇魄發現墨綠光華阻路，不能再進，剛看出是石仙王關臨的獨門靈石劍氣，防禦地遁最有妙用，急切間決難衝過。正想運用邪法勉爲其難，祇要稍現空隙，立可侵入，忽聽上面太乙神雷連聲大震。昔年喫過極樂真人大虧，最怕的就是此人和屠龍師太、姨姆師徒等四人，一聽雷聲相似，驚弓之鳥，未免疑慮叢生。反正法壇難於攻進，便即出上窺探。剛到上面，瞥見一個形如嬰兒的小道人，不禁嚇了一跳。這時仇魄隱形邪法雖被銀光照破，還不自知，逃走原來得及，無如性太兇暴。分明見耿鯤受傷追敵，不見迴轉，談嘻連元神也未保住，形勢不妙。因看出新來敵人並不是極樂真人，又想起那天心環關係太大，本來不捨就走；再聽九姑一喊，罵他妖孽，立時激怒。自恃邪法高強，心想猛下毒手將九姑先擒了去。剛怒喝一聲：「賤婢納命！」李健一見妖人隱形法已破，忙把手中寶鏡一揚，百丈金霞首先帶着連珠霹靂，朝前射去。

仇魄因爲出土稍遲，祇見談嘻形神俱滅，剩了一些劫灰。李健事前受有指教，鏡光已隱，致使仇魄匆促間竟未看出人是怎麼死的。又喫了性暴心急的虧，對敵時老是陰沉沉蓄勢待發，一經出手，便是又狠又準，志在必得。仗着邪法高強，動作神速，向例百發百中，極少失手，平日便以此自滿。這時雖見銀光異樣，敵人身形小得出奇，心中驚疑。因見九姑一時大意，爲向來人行禮，走出禁地，以爲可以順手牽羊，聲到手到，先將九姑姊弟元神抓去。然後趁着禁法無人主持，衝過牌坊，改由上面下手，直闖法壇，去奪天心環。聲纔出口，忽見九姑姊弟飛遁回了原位，百忙中猛覺自己隱形被破。方在失驚，一雙鬼爪發出大蓬黑眚絲，已連人撲向坊前。猛又瞥見金霞電射，照向身上，數十百丈金光雷火同時打到。仇魄知道不妙，想逃已是無及。在連珠霹靂紛紛爆炸中，雖仗邪法防身，沒有當時炸死，身已負重傷，元氣也被震散了不少。最厲害的是寶鏡金霞具有極大吸力，將身裹緊，難於逃脫。太乙神雷又連珠打到，如何禁受得住。再不見機，遲早將護身煙光一齊震散，連元神也會保不住。驚慌情急中，咬牙切齒，把心一橫，一面施展全力抵禦，一面運用玄功邪法，身外化身保了元神遁走。

李健雖因向道堅誠，深得極樂真人鍾愛，用功又勤，近來法力越高，畢竟無甚經歷。見仇魄已被鏡光困住，以爲絕逃不掉，手指神雷朝前猛擊，忘了另用法寶防備。正在得意，忽見一片黑光似花炮一般爆散，妖人全身震得粉碎。李健祇當妖人形神已滅，心方一喜。就這微一疏神之際，三縷黑煙突然由雷火煙光中激射而出。先還當是被神雷擊散的殘餘妖氛，忽聽九姑姊弟大聲急呼：「李真人，留神妖魂逃走！」聲纔入耳，那黑煙已化成三條黑影，與妖人一般模樣，晃眼合而爲一，黑影也由淡而濃，與人無異，厲嘯一聲，向空逃去。李健想起師祖行時之言，一見妖魂逃走，好生惶急，飛身便追。不料妖孽仇恨已深，便李健不追，也想一試毒手，回顧仇敵追來，正合心意。又知仇敵追不上自己，樂得就便復仇，揚手便是大蓬黑眚絲，似暴雨一般打來。李健深知邪法厲害，想不到妖人已死，元神尚具神通，一見滿天黑絲飛來，慌不迭飛身往上遁避。同時用鏡光去照時，當前妖絲雖被鏡光照散，妖魂已乘機逃走。

李健見妖魂逃遠，方悔追時疏忽，匆促中忘用寶鏡開路。忽見遙天空際突然現出一片紅霞，長城也似橫亘天半，正擋妖魂逃路。就這微一停頓轉盼之間，妖魂已逃得祇剩了一點黑影，幾非目力所及。喫紅霞一擋，凍蠅鑽窗般上下左右連閃了幾閃，不論逃向何方，均被紅霞擋住，晃眼便向金石峽原路上空逼來。妖魂似頗情急，周身妖光、黑眚絲爆射如雨，全無用處。李健見狀，知有前輩仙人相助，便縱遁光追去，意欲兩下夾攻。妖魂似知不妙，改往來路上空飛逃，一溜黑煙，其急如電。剛往斜刺裏竄來，忽聽空中一聲雷震，當空突又現出大小六十四面雲旗。妖魂一逃，剛剛投入雲旗陣中，紅霞立似電一

般捲到，圍向雲陣之外。這時晴空萬里，更無片雲，天色十分晴朗。碧霄之中，突現出數十片祥雲，各擁着一面靈旗，凌空招展。本就仙雲如焰，瑞靄浮空，光景奇麗，再喫那經天紅霞圍擁上去，映得滿天空奇幻異彩，好看已極。李健本快投入陣內，猛聽對面有一女子大喊：「道友請留雲步。」忙收勢往前一看，對面飛來一個道裝美女。九姑姊弟也同離陣飛來。雙方見面，未及說話，就有一陣風雷之聲響過。道姑把手一招，紅光飛回，雲旗忽隱。祇剩下一朵大隻尺許的祥雲，擁着一個形如嬰兒的白衣少女立身雲上，朝衆人含笑點了點頭，便往東方飛去，晃眼不見。衆人隨同下落。

九姑姊弟見先後四個援兵，除俞巒外，下餘三人全部形如嬰兒，好生奇怪。等到互詢來歷，纔知那小道人便是極樂真人所收徒孫、前聽淩雲鳳師徒談到過的小人李健。那誘走耿鯤的名叫玄兒，現在岷山白犀潭韓仙子門下，已從師姓，改名韓玄。這兩人和沙、米二小一樣均是淩雲鳳前在白陽山小人國所收，雖是僬僥小人，因爲向道心堅，各有仙緣遇合，數年之間，煉就如此神通，俱都驚佩不置。因金蟬等煉寶未完，寶氣上昇，恐又驚動別的妖邪前來侵害，便不進洞，禮見之後，各就山石坐下，互相請教。

俞巒見健兒謙恭誠謹，問知奉了極樂真人之命來此解圍，除那兩個妖孽，途遇韓玄，說起乃師韓仙子前在北極上空已將耿鯤困住，一時疏忽，被其變化逃走，知他兇狠，恐留未來隱患。當日早起，算出耿鯤趕來中土尋仇，意欲就勢除他，特命韓玄來此誘敵，將其引往白犀潭去除害。韓玄飛遁沒耿鯤快，但是法寶甚多，足可防身；人甚機警，又精隱形飛遁之法，足可無礙。李健因奉師命須與金、石諸人會合，同往幻波池去，爲易、李、癩姑諸人接應，故此不曾隨往，僅在途中談了幾句。這一耽擱，差點沒被妖孽遁走，幸得俞巒約一女仙相助，纔得成功。否則初次下山，便未完成使命，回山何顏交代？九姑隨問俞巒：「如何來得這麼晚？差點沒出亂子。」

俞巒本來被困多年，同道至交祇剩兩人，自從發現藏珍，悟出恩師遺偈留音，知道這幾件法寶，尤其那天心環關係重要，非經重煉，不能發揮全力。但是煉到收功之時，寶氣上昇，必有妖人前來擾害，憑自己的法力，恐非對手。照着仙示，內中一個好似昔年仇敵惡鬼子仇魄。俞巒本來算準日期，準備請來幫手，期前趕到。不料所尋兩人，一個新近數月方始成道化去，費了好些時，方查問出底細；另一個便是朱文、申若蘭前在仙霞嶺所遇女仙倪芳賢，無奈多年不見，所居花雲崖，有仙法層層禁制，休說入內，直看不出一點形迹。後又輾轉尋人打聽，仍未查明虛實。連用仙法傳聲，請求一見，把一座仙霞嶺全部尋遍，也無迴音。如非占算不出迹兆，好似受了對方禁制顛倒，直疑人已成道飛昇，或是移居別處，不在當地。眼看日期已到，恩師遺命尋找幫手，一個也未尋到。

俞巒心中愁急，惟恐誤事，正打算趕往雲南雄獅嶺長春巖無憂洞，去向五福仙子孫詢探詢芳賢下落。忽然霞光一閃，四外都是煙雲佈滿，看出正是百花仙子倪芳賢的家數，不禁大喜，忙喊：「芳姊，我找得你好苦！」緊跟着眼前一花，異香撲鼻，雲光散處，人已落在花雲崖深谷之中。芳賢也已現身，將其迎往所居崖洞之內。俞巒想起昔年彼此道力全差不多，如今芳賢已有成就，自己偏因一時鑄錯，被師父禁閉二百多年，受盡苦難，纔得出頭，前路仍是艱難。方在感嘆，來意還未出口，芳賢已先笑道：「我知那天心環前古奇珍，關係重要，休說賢妹非它不可，便我和靜虛、詢妹，他年也須借它一用。但那妖孽煉就玄功身外化身，靜虛日前與我談起，雖已命一徒孫拿他兩件法寶前往除害，終恐難收全功。如被妖魂逃走，將來必留隱患。我和靜虛、詢妹自不怕他作祟，你卻可慮。這妖孽又是詭計多端，來去如電，一被逃走，尋他更難。靜虛又須往應齊漱溟夫婦之約，到時無法分身，令我帶了他的九宮朱靈旗去滅妖魂。此寶我未用過，一算時日，尚有餘暇，便在洞中重加練習。你在本山尋我，並非不知，祇爲妖孽機警神速，必須一舉成功，方可無事。累你苦尋多日，實不過意。現在妖孽同了耿鯤、談嘻兩個妖人已到金石峽，因有兩三層禁制埋伏，急切間攻不進去，並且李健已奉靜虛之命先到；對於金、石諸人，也曾傳聲指點，不令出手，以防功虧一簣，再煉費事，延誤幻波池之行。你我至交姊妹，難得相見，不如在我這裏談上兩日，到時前往，包不誤事。」

俞巒聞言大喜，便在花雲崖洞中住了兩日，再同起身。剛飛到金石峽前面，便見韓玄、李健相繼現身，一個引走耿鯤，一個殺死談嘻，仇魄也被鏡光裹住。芳賢笑說：「事已無礙。」仍照預計，令將師門至寶赤城仙障隱去華光，埋伏遙天空際，去擋妖孽逃路。芳賢也忙隱身，飛往金石峽上空。剛把九宮朱靈旗佈成仙陣，未及施爲，妖魂已經遁走。總算下手尚快，赤城仙障威力神妙，祇要被紅光照向身上，如影附形，任逃何方，均被擋住去路。妖魂連放黑眚絲，均無用處，祇是一片朱霞，其長經天，環亘空中。先還左衝右突，打算趁隙逃遁。後見仇敵現身，猛想起此寶來歷，不由亡魂皆冒。方準備拼受神雷一擊，將三尸元神化分爲三，逃得一個是一個，仙陣突然發動，二仙合力將其消滅。芳賢也自飛走。

四人正談說間，俞巒忽然側顧法壇，驚喜道：「想不到金、石諸位道友的功力如此純厚，剛到正日，竟能歸真返璞，將此天府奇珍如期一舉煉成。即使此時有妖邪來犯，也不怕他了。」九姑等聞言回顧，果然壇上所懸六件法寶，寶氣精光忽全斂去，各自懸向金、石諸人面前，漸復原質。大家知道大功告成，相見在即，俱各欣喜。李健道：「家師祖原說，六十三日之內便可煉成，與本身元靈相合，便老怪丌南公也難奪去。爲防萬一，可多煉一晝夜，使壇上六位師叔、師弟全能交換應用。我昨日一早便趕來了，曾用傳聲

代達師祖之命。許是三位師叔精益求精，又多煉了個把時辰，否則早該完事了。」

正說之間，神光忽隱，禁制齊撤。四人趕過去一看，那法寶共是三種六件，已由金、石等六人收下，持在手內，正在傳觀，互相慶賀。李健隨向衆人分別禮見。金、石二人和健兒自從峨眉一別，尚是初次相見，俱都欣喜異常。朱文隨將前在含鄱口，因說李健身量不大威武，李健賣弄神通，身形暴長，立成大人之事說出，俱都好笑。石生見李健臉有愧色，笑道：「這有甚麼不好意思？想我初入師門時，誰都當我小孩，秦二師姊還抱過我一次。我就老着臉，由他們去，冷不防一打挺，跌了她一交，引得闔堂大笑，由此也就無人再和我鬧。生得小，有甚相干？更顯天真。要都和洪弟那樣，纔好玩呢。」朱文笑道：「其實洪弟哪樣都好，不知怎的，今生快要成道，反更頑皮，學了一張貧嘴。」金蟬笑道：「姊姊你莫理他就好了。洪弟童心最盛，你越多心，他越得意。他又靈巧，老想和我們一路，此時背後說他，就許暗中掩來，故意逗你生氣，豈不冤枉？」

朱文恐被外人聽出，剛把鳳目微睜，想要發話，忽聽石生道：「大家快莫說話，你聽這是甚麼？」衆人側耳一聽，原來是一種極淫豔的樂歌之聲，那聲音起自地底。九姑姊弟首先大驚失色。俞巒也是玉容驟變，揚手一片紅霞閃過，再向衆人說道：「諸位留意，此是前山暗谷附近潛伏的魔教中有名人物金神君，本是尸毗老人師弟。想是發現這裏寶光，意欲暗中奪取。樂聲乃他魔教中迷魂邪法，難怪百花仙子來時贈我靈符一道，說可鎮攝心神，日內有用，原來爲此魔頭而發。祇奇怪九姑姊弟雖非玄門正宗，也曾修煉多年，方纔樂聲初起，便覺不支。如非我深知這廝來歷，用禁法將其隔斷，再待一會兒，人必入魔昏迷。諸位道友竟如無事，天心環雖是制魔之寶，怎連三位師侄也如未聞？」金蟬隨把枯竹老人所賜青靈符取出，略說前事。